



眞繫

ル 5
3254
15



凡 5
3254
15

演藝書目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典故第七冊

李材傳

楊慎傳

楊一清傳

孫繼魯傳

毛玉傳

嚴清傳

包見捷傳

王元翰傳

傅宗龍傳

龍在田傳

王錫衮傳

薛大觀傳

真發 七之七

典故目錄

一

六
七
日
薛

明史忠義傳

楊黼傳

鄭和傳

郭仲翔傳

謝秉銓傳

武風子傳

趙重華萬里尋親記

張化樞傳

元史信苴日傳

兩夷婦傳

陳戶部傳

滇繫

典故繫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明史稿儒林傳

李材字孟誠豐城人父尚書遂材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素從鄒守益講學自以學未成乞假歸訪唐樞王畿錢德洪於浙與問難隆慶中還朝率僚友講學同舍郎鄭汝璧請為弟子由兵部郎中稍遷廣東僉事羅旁賊猖獗材襲破之周高山設屯以守賊有三巢在新會境調副總兵梁守愚由恩平游擊王瑞由德慶入身出肇慶中道夜半斬賊五百級燬廬舍

千餘空其地募人田之亾何倭五千攻陷電白大掠而去材追破之石城設伏海口伺其道而殲之奪還婦女三千餘會奸人引倭自黃山間道潰而東材聲言大軍數道至以疑賊而返故道迎擊盡殺之又追襲雷州倭至英利皆遁去降賊渠許恩於陽江錄功進副使萬厯初張居正柄國不悅材遂引疾去居正卒起官山東以才調遼東開原尋遷雲南洱海參政進按察使備兵金騰金騰地接緬甸而孟養蠻莫兩土司介其間叛服不常緬部目曰大曩長曰散奪者率數千人據其地材謂不收兩土司無以制緬遣人招兩土司來歸而間討抗命夸阿坡居頃

之緬遣兵爭蠻莫材合兩土司兵敗緬衆殺大曩長遂散奪去緬帥莽應裏益兵至孟養復擊沉其舟斬其將一人乃退有猛密者地在緬境數爲緬侵奪舉族內徙有司居之戶碗至是緬勢稍屈材資遣還故土亾何緬人驅象陣大舉復讐兩土司告急材遣游擊劉天俸率把總寇崇德等出威緬渡金沙江與孟養兵會遮浪迎擊之賊大敗生擒繡衣賊將三人巡撫劉世曾總兵官沐昌祚以大捷聞詔令覆勘未上而材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材好講學遣部卒供生徒役卒多怨又徇諸生請改參將公署爲學宮參將米萬春諷門卒梅林等大譟馳入城縱

滇粵
二
囚毀諸生盧直趨軍門挾賞銀四千洵洵不解居二日萬春脅材更軍中不便十二事令上疏歸罪副使丁惟甯知府沈鉞等材隱忍從之惟甯責數萬春萬春欲殺惟甯跳而免材遂復劾惟甯激變詔下鉞等吏貶惟甯三官材還籍候勘時十五年十一月也御史楊紹程勘萬春首亂宜罪大學士申時行庇之置不問旋調天津善地去而材又以雲南事被訐遂獲重譴初有詔勘征緬功巡按御史蘇鄼言斬馘不及千破城拓地皆無驗猛密地尚爲緬據材天俸等虛張功伐副使陳巖之與相附和宜並罪帝怒劄世會籍奪昌祚祿一年材嚴之天俸俱逮下詔

獄刑部尚書李世達左都御史吳時來大理少卿李棟等當材天俸徒嚴之鐫秩帝不懌奪郎中御史寺正諸臣俸典詔獄李登雲等亦解官於是改擬遣戍特旨引紅牌說謊例坐材天俸斬嚴之除名大學士時行等數爲解給事中唐堯欽等亦言材以夸攻夸功不可泯奏報偶虛坐以死假令盡虛無實掩罪爲功何以罪之設不幸失城池全軍不返又何以罪之帝皆不聽幽繫五年論救者五十餘疏已天俸以善用火器釋令立功時行等復爲材申理皆不省亾何孟養使入貢具言緬人侵軼天朝救援破敵有狀聞與兵者在獄衆皆流涕而楚雄士民聞世

祥等亦相率詣闕訟寃帝意乃稍解命再勘勘至材罪不掩功
大學士王錫爵等再疏爲言帝故遲之至二十一年四月始命
戍鎮海衛材所至輒聚徒講學繫獄時就問者不絕至戍所學
徒益衆許孚遠方巡撫福建日相過從材以此忘羈旅久之赦
還卒年七十九材學雖受之守益以上接王守仁然不循其軌
轍以大學知止知本爲鵠標其宗旨曰止修學者稱見羅先生
師範曰遮浪之戰功多于罪至遣役卒供生徒改戎署爲聖
宮此講學之過也其招侮宜矣然庸相終庇驕弁而義不獲
申使江陵在豈有是哉

明史稿文苑傳

楊慎字用修新都人少師廷和子也年二十二舉正德六年殿
試第一授翰林修撰丁繼母憂服闋起故官十二年八月武宗
微行始出居庸關慎抗疏切諫尋移疾歸世宗嗣位起充經筵
講官常講舜典言聖人設贖刑乃施於小過俾民自新若元惡
大奸無可贖之理時大璫張銳于經論死或言進金銀獲宥故
及之嘉靖三年帝納桂萼張璉言召爲翰林學士慎偕同列三
十六人上言臣等與萼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
頤朱熹之說也萼等所執者冷褒段猶之餘也今陛下旣超擢

孽輩不以臣等言爲是臣等不能與同列願賜罷斥帝怒切責
停俸有差踰月又借學士豐熙等疏諫不得命借廷臣伏左順
門帝震怒命執首事八人下詔獄於是慎及檢討王元正撼門
大哭衆皆哭聲徹殿庭帝益怒悉下詔獄廷杖之閱十日有言
前此朝罷羣臣已散慎元正及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
御史王時柯實糾衆伏哭乃再杖七人於廷慎元正濟並謫戍
餘削籍慎得雲南永昌衛先是廷和當國盡斥錦衣冒濫官及
是伺諸途將害慎慎知而謹備之至臨清始散去扶病馳萬里
憊甚巡撫黃衷復促之抵戍所幾不起五年聞廷和疾馳至家

廷和喜疾愈還永昌途中值尋甸安銓武定鳳朝文作亂乃率
僮奴及步卒百餘馳赴木密所與守臣擊敗賊八年聞廷和訃
奔告巡撫歐陽重請於朝獲歸葬葬訖復還自是或歸蜀或居
雲南會城或留戍所大吏咸善視之及年七十還蜀巡撫王昺
遣四指揮手銀鑰命鎖以來至則昺已去官慎不久亦卒嘉靖
三十八年七月也年七十有二慎幼警敏十一歲能詩十二擬
作古戰場文過秦論長老驚異入京賦黃葉詩李東陽見而嗟
賞令受業門下在翰林時武宗問欽天監及翰林星有注張又
作汪張是何星也衆不能對慎曰柳星也歷援周禮史記漢書

以復預修武宗實錄事必直書總裁蔣冕黃宏盡付葦草俾削
定嘗奉使過鎮江謁楊一清閱所藏書即以疑義一清皆成誦
慎驚異益肆力古學既投荒多暇書無所不覽嘗語人曰資性
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彌篤世宗
以議禮故惡其父子特甚每問慎作何狀閣臣以老病對乃稍
解慎聞之益縱酒自放嘗以粉傅面作雙了髻插花令眾妓擁
之游行城市諸土官慕其名用精白綾作被為諸妓服酒闌乞
書諸土官取之歸裝潢成卷慎聞不惡也明世記誦之博著作
之富推慎為第一詩文外雜著至一百餘種並行於世隆慶初

贈光祿少卿天啓中追諡文憲

師範曰先生學問之博著述之富自是勝國第一流人其在
滇也張公舍楊公士雲王公廷表胡公廷祿李公元陽唐公
錡時相過從人謂之楊門六學士以比黃秦張晁之于子瞻
迄今已三百年而婦人孺子無不知有楊狀元者嗚呼亦人
重科名耳科名烏足重人哉

用修寓滇二十四年所撰著皆成于戎旅中其滇海曲云梁
王臺榭水中央烏鵲雙飛帶玉潢跨海虹橋三十里廣寒宮
殿夜飄香一碧雞金馬古梁州銅柱鐵橋天盡頭試問平滇

功第一逢人惟說穎川侯二化城樓閣壯人寰澤國封疆鎮
 兩關雲氣裝成銀色界天工斲出點蒼山三沙金水貝出西
 荒桃竹穠花貢上方香象渡河來佛子白狼槃木拜夷王四
 葉榆巨浸環三島益部雄都控百蠻神禹導河雙湫水武侯
 征路七星關五瑯房草閣瞰夷庭側島懸厓控絕陁雞足未
 窮章亥步鷲頭空入梵王經六其他之以遷謫至者松陽王
 奎山陰韓伯時皆在洪武時吳縣徐有貞在天順時山陰王曇
 在正統時咸負文名然不久召還或即起用惟公終以戍死
 慘矣庚午夏至日補記

明史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襄楊一清傳

楊一清字應寧其先雲南安甯人父景以化州同知致仕攜之
 居巴陵少而能文有司以奇童薦為翰林秀才憲宗俾內閣擇
 師教之年十四舉鄉試十八登成化八年進士父喪卜葬丹徒
 遂家焉服除授中書舍人久之遷山西按察僉事以副使督學
 陝西一清貌寢而性警敏詩文書與李東陽相伯仲好談王霸
 經世大略籠罩豪傑以起聲譽在陝凡八年以其暇究邊事甚
 悉入為太常寺少卿進南京太常寺卿宏治十五年帝用劉大
 夏薦擢一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西番故饒馬

而仰給中國茶飲以去疾太祖著令以蜀茶易番馬資軍中用久而寢弛奸人多挾私茶闌出為利番馬不時至一清乃請重行太僕苑馬之官嚴私通禁盡籠茶利於官以服致諸番番馬大集屯牧政修軍用亦漸足大學士東陽尚書大夏皆善一清而材之會寇大入花馬池帝命一清巡撫陝西仍督馬政甫受事寇已退乃選精卒教演之創平虜紅古二城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以捍靖虜劾罷貪庸總兵安武侯鄭宏裁鎮守中官冗費武宗初立寇數萬騎抵固原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一清乃從輕騎五十自平涼趨赴之衆叩馬遮留不聽晝夜行抵雄軍

為之節度而張疑兵以脅寇寇移犯隆德一清夜發火礮響應山谷間寇疑大兵至遁出塞一清以延綏甯夏甘肅有警不相援患無所統攝請遣大臣兼領之大夏請即命一清總制三鎮軍務尋進右都御史一清遂建議修邊其略曰陝西各邊延綏據險甯夏甘肅扼河山惟花馬池至靈州地寬迤城堡復疎寇毀牆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皆受患成化初甯夏巡撫徐廷璋築邊牆綿亘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餘年後邊備漸疎牆墜日夷宏治末至今寇連歲侵略都御史史琳請於花馬池韋州設營衛奏下總制尚書秦

紘紘僅修四五小堡及靖鹵至環慶治塹七百里謂可無患不
一二年寇復深入是紘所修不足捍敵臣久官陝西頗諳形勢
寇動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多擾費既至召援輒後時欲
戰則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臣以爲防邊之策莫危於戰莫
安於守其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
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
今河套卽周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
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舉大事者
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

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
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巢穴深山大河勢
乃在彼而甯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
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屬甯夏使河套方千里
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
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因條其便宜延綏
安邊營石澇池至橫城三百里宜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間
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澇池至定邊營百六十三里平衍宜牆者
百三十一里險崖峻阜可剗削者三十二里宜爲墩臺連接甯

夏東路花馬池無險敵至仰客兵宜置衛興武營守禦所兵不足宜召募自環慶以西至甯州宜增兵備一人橫城以北黃河南岸有墩三十六宜修復帝可其議大發帑金數十萬使一清築牆而劉瑾憾一清不附已一清遂引疾歸其成者在要害間僅四十里邊人恃以爲重瑾誣一清冒破邊費逮下錦衣詔獄大學士東陽王鏊力救之事乃解仍致仕歸先後罰米六百石安化王寘鐸反詔起一清提督軍務與總兵官神英西討中官張永監其軍未至一清故部將仇鉞已捕執之一清馳至鎮宣布德意張永旋亦至一清與結納相得歡甚知永與瑾有隙乘間

扼腕言曰賴公力定反側然此易除也如國家內患何永曰何謂也一清遂促席畫掌作瑾字永難之曰是家晨夕上前枝附根據耳目廣矣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間論軍事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懼變起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柄用悉矯前弊政收天下心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於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頓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爲公動苟得請卽行事毋須與緩於是永勃然起曰嗟乎老奴何情餘年不以報主哉竟如一清策誅瑾承以

是德一清左右之於帝召還拜戶部尚書論功加太子少保賜金幣尋改吏部一清於時政最通練而性闊大愛樂賢士大夫與共功名凡爲瑾所構陷者率見甄錄朝有所知夕卽登薦門生徧天下嘗再帥關中起偏裨至大將封侯者累累然亦不絕饋謝有所入緣手立散之大盜躡中原一清疏請命將調兵前後凡數上皆賜褒允時永已司禮時時密叩一清計爲進止機宜中外頗稱之以是益心德一清盜平加少保太子太保廕子錦衣百戶再推內閣不用用尚書靳貴而進一清少傅太子太傅時御史孟洋張樸劉天和王廷相成交給事中寶明以言事

及與鎮守中官忤繫詔獄一清屢請寬之帝不能盡用給事中王昂論選法弊指一清植私黨帝爲謫昂一清亦請寬之優旨報聞中官谷大用陸閻欲援張永例封其兄弟伯爵一清疏止之不聽乾清宮災詔求直言一清上書言視朝太遲享祀太慢西內創梵宇禁中宿邊兵畿內皇店之害江南織造之擾因引疾乞歸帝慰留而已亦無所更正大學士楊廷和憂去命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張永尋得罪罷而義子錢甯者故善一清有構之者因怨一清甚會有災異一清自劾因極陳時政之失中有狂言惑聖聽匹夫搖國是禁廷雜介胄之夫京師

無藩籬之託語譏切近倖帝弗省而甯與江彬輩聞之大怒使
優人臧賢輩於帝前爲蜚語刺譏一清會有考察罷官者喉武
學生朱大周訐一清陰事而以甯爲內主給事御史周金陳軾
等交章劾大周妄言請究主使者帝不聽一清乃力請骸骨歸
賜勅諭褒給大廩如制一清歸客日益進所策朝事踰度無爽
時目爲智囊臺司郡邑造請無虛月宸濠反一清以鎮江要地
調軍儲粟以備之會帝南征幸一清第樂飲兩晝夜廢御製以
十數一清從容風止帝遂不爲江浙行而一清亦因有所獻帝
欲特用之會晏駕乃止世宗爲世子時獻王嘗言楚有三傑劉

大夏李東陽及一清也心識之及卽位廷臣交薦一清乃詔遣
官賜金幣存問諭以宣召期趣使有言一清陳謝特予一子官
中書舍人久之陝西三邊總制闕詔一清以少傅太子太傅改
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涖之故相行邊自一清始溫詔褒美比之
郭子儀一清至是蓋三爲總制部曲皆踴躍喜旌旗壁壘色爲
一新亦不刺竄西海爲西甯洮河害金獻民言撫便獨一清請
勦土魯番求貢陳九疇欲絕之一清則請撫會張璁等力排費
宏御史吉業因請還一清內閣給事中章僑御史侯秩等爭之
帝怒謫秩官召一清爲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旣入見加少

師所兼仍太子太傅非故事也。何獻皇帝實錄成加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一清以不預纂修辭不許。王憲奏捷推功，一清加特進左柱國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已去，一清遂爲首輔。帝賜銀章，二曰耆德，忠正曰繩愆，糾違令密封言事。與張璁論張永前功，起爲提督團營給事中。陸粲請增築邊牆，推明一清曩時議。一清因力從，與之帝爲發帑金命侍郎王廷相往。然久亦竟止。明倫大典成，加正一品俸。初大禮議起，一清方家居。見張璁疏測知帝意，寓書門人喬宇曰：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又勸席書草赴召，以定大議。璁等既驟顯，頗引一清，帝以一

清老臣亦藉其議，拄衆口。恩禮加渥，免常朝。日講侍班，朔望朝參。令晨初始入閣視事，御書和章金幣，牢醴之賜無虛日。所言邊事國計大小無不傾聽，常手自批答詞，極謙下。獨欲寬藩王姻戚，不爲京朝官例。自正德中發之，至是申其說，有司徇故典，莫能從。璁與桂萼既攻去，費宏意一清必援已。一清顧請召謝，遷心怨之。遷未至，璁已入內閣，邪調喜事者爭趨赴璁，多所更建。一清引故事稍裁，抑其黨，積不平。錦衣聶能遷許璁，璁欲置之死。一清不徇，璁怒，上疏陰詆一清。又喉黃綰排之甚力。一清疏辨言，璁以能遷，故排已。且傍及璁，他語因乞骸骨。帝爲兩

解之一清又因災變請戒飭百官和衷復乞宥議禮諸臣罪璫
益憾桂萼入內閣益不相能一清屢求去不允給事中孫應奎
評一清璫萼品行謂一清尚通多私一清求去益力言臣年七
十有六宜去且持論者尚紛更臣獨主安靜尚刻覈臣獨主寬
平用是多齟齬願避賢者路帝復溫旨褒之而給事中王準陸
燾發璫萼招權納賄狀帝立罷璫萼且暴其罪其黨霍韜攘臂
曰張桂行勢且及我遂上疏力攻一清言其受張永蕭敬賄一
清再疏辨乞罷帝雖慰留之而璫復召還韜攻益急且言法司
承一清風指搆成萼罪帝果怒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出刑部尚

書周倫於南京以侍郎許讚代讚乃實韜言請削一清籍帝令
一清自陳璫乃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陰以堅帝
意俾之去帝果允致仕馳驛歸仍賜金幣明年璫等搆朱繼宗
獄坐一清受張永弟容金錢爲永誌墓又與容世錦衣指揮遂
落職閒住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爲孺子所賣疽發背死遺疏言
身被汗巖死且不瞑帝令釋賊罪不問後數年復故官久之贈
太保諡文襄一清生而隱宮貌寺人無子博學善權變尤曉暢
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人或嘗已反薦揚之惟
晚與璫萼異爲所軋不獲以恩禮終然其才一時無兩或比之

姚崇云

師範曰開誠布公集思廣益相道也文襄則以智行之願承除瑾借夢覆摠用之于將則可矣世以比姚崇予謂明當正德嘉靖之際去唐開元遠甚故文襄旋起旋仆致為孺子所賣使果得君如元之其設施不更過之哉

武宗幸公宅既沮南巡遂攜其僕楊玉以去時玉尙未娶並囑送婦入京無名子作詩譏之殊為可怪也至其文章經濟俱係第一流而元美亦有微詞不知空同曰我師崛起楊與李力引一髮廻千鈞並駕茶陵當時已有定論矣

明史右副都御史山西巡撫孫繼魯傳

孫繼魯字道甫雲南右衛人嘉靖二年進士授澧州知州坐事改國子助教歷戶部郎中監通州倉歷知衛輝淮安二府織造中官過淮繼魯與之忤誣逮至京大學士夏言救免繼魯不謝言不悅改補黎平擢湖廣提學副使進山西參政數繩宗藩暨遷按察使宗藩百餘人擁馬發其裘見敝衣外無長物乃載酒謝過遷陝西右布政使二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代楊守謙巡撫山西繼魯耿介所至以清節聞然好剛使氣沾沾自喜總督都御史翁萬達議撤山西內邊兵并力守大同外邊帝報可繼

魯抗章爭言紫荆居庸山海諸關東枕溟渤雁門甯武偏頭諸關西據黃河天設重險以藩衛國家豈可聚師曠野洞開重門以延敵夫紫荆諸關之拱護京師與雁門諸關之屏蔽全晉一也今議者不撤紫荆以并守宣府豈可獨撤雁門以并守大同耶近年寇不敢犯山西內郡者以三關備嚴故也使三關將士遠離堡戍欲其不侵犯難矣全師在外強寇內侵卽紫荆倒馬諸關不將徒守哉萬達聞之不悅上疏言增兵擺邊始於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繼魯乃以危言相恐復遺臣書言往歲建雲中議宰執幾不免近年撤各路兵督撫業蒙罪其詆排如此

今防秋已逼乞別調繼魯否則早罷臣無悞邊事兵部是繼魯言帝不從下廷議廷臣請如萬達言帝方倚萬達怒繼魯騰私書引往事議君上而夏言亦惡繼魯不爲地遂逮下詔獄疽發於項瘐死繼魯爲巡撫僅四月山西人習其前政冀有所設施遽以非罪死咸爲痛惜宗藩有上書訟其寃者卽前奪視其裝者也穆宗卽位贈兵部左侍郎賜祭葬廕一子諡清愍

師範曰予客晉凡二載并代雲朔間有馬跡焉核其營堡考其山川清愍之奏不虛也若以書移翁公只須謂撫與督同爲天子保疆捍圉外之不能撤內以禦外亦猶內之不能撤

外以護內如必空三關實大同是使巡撫坐守孤城虜倘從
間道入寇內無備外無援則失機之罪督任之乎撫任之乎
惜語多憤激翁竟以阻撓邊事爲辭推翁之意特欲遷之別
地耳時嵩尤怙寵必有所懲憲以成帝怒者遂至瘐死然其
年八月卽犯山西踰二年薄都城而翁亦以違詔罷職皆嵩
播弄其間旣庸且復孰有如明世宗者哉乃東鄉艾南英目
爲英君察相以鄉曲一人之私譽反天下萬世之公論蓋一
言不智吾爲千子哀矣○公係世守天方教六世孫鵬康熙
戊子舉人亦有文名

明史吏科給事中毛玉傳

毛玉字國珍更字用成雲南右衛軍家子也其先良鄉人宏治
十八年進士正德五年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給事中劉瑾旣敗
大盜蠶起玉言大學士焦芳劉宇實亂天下請顯侈以謝萬姓
羣盜擾山東河南玉請備留都已而盜果渡江以備嚴不敢犯
外艱去起南京兵科御史林有年諫迎佛烏思藏下獄玉抗疏
救之有年得薄罰又以繼母艱去服闋除吏科世宗卽位逾年
興邸諸內官怙帝寵漸驕佚又故太監谷大用魏彬等相次謀
復起事有萌芽玉卽疏言前事之失後事之鑒歷敘武宗時事

勸帝戒嗜欲杜請託以破僥倖之門塞蠱惑之隙帝嘉納焉御史曹嘉素輕險倣宋范仲淹百官圖分廷臣四等加以品題給事中安磐疏駁之言唐王珪之論房元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皆承君命而品藻之未有舉朝縉紳漫然恣其口吻如嘉者也且上有體貌大臣加信任之心而小臣肆輕侮啓之猜疑非盛世所宜有王復言嘉背違成法變亂國是乞斥之帝從其言貶嘉於外御史許宗魯爲嘉訟請斥王其同官倫以謀亦助爲言給事中張原以庶僚聚訟朝廷爲之多事重損國體乞身先斥罷王亦上疏求去言人臣立朝當先公後私今宗魯等知

朋友私恩不顧朝廷大體臣一身所係絕微公論所關甚大乞罷臣以謝御史帝皆慰留之時宸濠戚屬連逮者數百人王奉命往訊多所全活且言宸濠稱亂由左右貪賂釀成之因劾守臣不死事者而禁天下有司與藩府交通帝俱從之再遷左給事中尋伏闕爭大禮下獄受杖竟卒後贈光祿少卿

師範曰有明之元氣一剝于靖難一剝于議禮在永樂則避篡國之名而慘戮無辜在嘉靖則行反經之孝而盡空善類槌擊紅丸移宮繼之正人之氣愈激邪人之醜愈張而竟以此亡天下夫嘉靖以興獻世子入承武宗之統則爲興獻崇

帝立廟亦無礙于禮而石齋諸公必欲其叔興獻考孝宗將置武宗何地其所見原偏也予拜升菴像有句云孝宗有子乃無孫武宗無子若有子兄終弟及例少變爲帝豈可絕考妣當時惜無言此者故張璠桂萼霍韜及何淵方獻夫豐坊嚴嵩得以其謬說怵衆逢君遂至稱宗入廟享帝配天爲作明倫大典布告宇內不思興獻北面孝宗且北面武宗乃遽如是滅統繫亂綱常其悖逆甚于靖難矣毛公與十八人同死杖下不已較升菴更毒哉公居高曉與升菴寓相鄰後竟不振忠臣可爲而不可爲悲夫

明史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恭肅嚴清傳

嚴清字公直雲南後衛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富順知縣公廉恤民治聲大起憂歸補邯鄲入爲工部主事歷郎中董作京師外城修九陵吏無所侵牟工成加俸連丁內外艱服除補兵部稍遷保定知府故事歲籍民充京師庫役清罷之賑荒弭盜人以比前守吳嶽歷遷易州副使陝西參政四川按察使右布政使竝以清望薦章十餘上隆慶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未上改四川清久宦川中僚吏憚其風采相率厲名行少墨敗者郡縣卒歲圍操成都清罷之番人人貢裁爲定額痛絕強

宗悍吏毀者亦衆陝西賊流入境巡按御史王廷瞻劾清縱寇
大學士趙貞吉言賊起卽陝貽害川徼卽有罪當罪守土臣不
宜專責巡撫臣蜀人深知清約已愛人省事任怨今蜀地歲荒
民流方倚清如父母奈何棄之任事臣欲爲國家利小民必得
罪豪右論者不察動以深文求之頃海瑞旣去若清復罷是任
事之臣皆不免彈擊惟全軀保位爲得計矣疏奏不允命解官
聽調清遂不出萬曆二年起撫山西未赴改貴州歷兩京大理
卿三遷刑部尚書張居正當國尚書不附麗者獨清居正卒沒
馮保家得其籍廷臣饋遺者悉罷去清獨無名神宗深重焉會

吏部尚書梁夢龍罷卽以清代日討故實辨官材自丞佐下皆
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絕甫半歲得疾歸帝
數問閣臣嚴尚書病愈否十五年兵部缺尚書用楊博故事特
詔起補遣使趣行而清疾益甚不能赴又三年卒贈太子太保
諡恭肅清初拜尚書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或嘲之曰公
釋褐時七品玳瑁帶猶在耶清笑而已

師範曰恭肅才不逮文襄而清節過之趙大洲與剛峯並稱
無忝也史臣以不附江陵爲公重然江陵當萬曆時攬權專
任事果二十年之太平皆其心中口中手中之所造嚴公身列

六卿亦惟知各盡其職耳隆慶末有周皇親者死于劫指揮張風聞訶刺捕其婢荷花及蒼頭王奎置之法刑部錄囚兩註矜疑旋議出之張懼適翁大立以蘓撫入佐司寇張迎之涿州遍賂其親黨言刑部得王奎賄欲縱逆犯翁至奏請立決粵四年兵部獲真盜七人而荷花王奎之寃上徹內廷時公掌刑部未定所擬以白江陵江陵曰律有失入故入今失非故也坐本律足矣乃削大立職戍張烟瘴慈聖以皇親故欲抵大立江陵爭之曰法止如此案遂定見馮時可超然樓筆記庚午長夏補錄

明史吏部右侍郎包見捷傳

包見捷雲南臨安衛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屢遷都給事中奸人李本立請採珠廣東帝命中官李敬偕往見捷極言其害不聽時小人蠶起言利于戶李仁請稅湖口商舟命中官李道往主簿田應璧請賣兩淮沒官餘鹽令稅使魯保兼理見捷等竝力爭頃之令道保節制有司見捷又陳不便者數事皆不報益都知縣吳宗堯劾稅使陳增不法見捷因請盡罷礦稅無已先撤增還未幾天津稅使王朝死見捷請勿遣代忤旨切責以馬堂代朝見捷又劾堂保及浙江劉忠帝

不納益遣高宗暨祿李鳳權稅於京口儀真廣東竝專敕行事
又以奸人閻大經言命高准徵稅遼東見捷等累請停罷至是
言遼左神京肩臂視他鎮尤重奸徒敢爲禍首陛下不懲以三
尺急罷開採則遼事必不可爲而國步且隨之矣遼東撫巡按
及山海主事吳鍾英相繼爭皆不納時中外爭礦稅者無慮百
十疏見捷言尤數帝心銜之居數日又率同官極論乃謫見捷
貴州布政司都事餘停俸一年大學士沈一貫給事中趙完璧
等先後論救完璧等亦坐停俸見捷尋引疾去三十四年起興
業知縣累遷太僕少卿久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見捷雅

負清望屬吏承風莫敢不自厲光宗卽位召拜吏部右侍郎明
年卒官

師範曰孫中丞之剛潔毛黃門之伉直嚴太宰之廉敏包侍
郎之清幹皆卓然勝國者顧滇俗不尚文銘表狀志率多闕
如作史者僅據實錄邸抄以立傳然已表表如是鄉之人尚
無以邊遠自沮哉嘉慶丙寅除夕

嗚呼礦稅之害誰實作備哉明神宗深居謀利采礦增稅中
官四出歲無寧日而滇之受禍爲尤甚夫五金之產關地脉
亦關天運以有盡之藏供無盡之求厥乏而課不能停勢不

得不歸之攤捐卽興旺之區奸匪憑依爐烟薰灼凡附近之邱墳林木牲畜禾苗俱爲一空其益于國者少而損于民者多也滇府咸設稅關以稅商貨嗣則往來之行李仕宦之箱篋無不捺驗至州縣之落地稅更爲苛撓一豕也稅之於生又稅之于死鄉民漏報必至破其家而後止包公心傷之屢疏呼叩而竟以是遭謫楊榮之焚鳳克之亂公似先見及之因憶丙寅冬初願園中丞撫皖僅半載百務整肅史稱包公負清望屬吏承風莫敢不自厲吾以目擊之初公者愈有以知公矣吳宗堯非騰越人庚午長夏補記

明史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傳

王元翰字伯舉雲南甯州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選庶吉士三十四年改吏科給事中意氣陵厲以諫諍自任時廷臣習偷惰法度盡弛會推之柄散在九列科道率推京卿每署數倍舊額而建言諸臣一斤不復大臣被彈率連章詆訐元翰悉疏論其非尋進工科右給事中巡視厰庫極陳惜薪司官多之害其秋上疏切言時事敗壞請帝昧爽視朝廷見大臣言官得隨其後日陳四方利病尋復陳時事可痛哭者八言輔臣心膂也朱賡輔政三載猶未一覲天顏可痛哭者一九卿強半虛懸甚者闔

署無一人監司郡守亦曠年無官或一人縮數符事不切身政
自苟且可痛哭者二兩都臺省寥寥幾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
被命庶常散館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無人威令不行
上下胥玩可痛哭者三被廢諸臣久淪山谷近雖奉詔敘錄未
見連茹彙征苟更閱數年日漸銷鑠人之云亾邦國殄瘁可痛
哭者四九邊歲餉缺至八十餘萬平居凍餒脫巾可虞有事怨
憤死綬無望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師十餘萬兵歲糜餉二百
餘萬大都市井負販游手而已一旦有急能驅使赴敵哉可痛
哭者五天子高拱深居所恃以通下情者祇此章疏耳今日且一

切高閣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第存此議論耳言路惟
空存議論世道何如哉可痛哭者六權稅使者滿天下致小民
怨聲徹天降災召異方且指殿工以為名借停止以愚衆是天
以回祿警陛下陛下反以回祿剝萬民也衆心離叛而猶不知
變可痛哭者七郊廟不親則天地祖宗不相屬朝講不御則伏
機隱禍不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且青宮輟講亦
已經年親宦官宮妾而疎正人端士獨奈何不為宗社計也可
痛哭者八帝皆不省武定賊阿克作亂元翰上言克本小醜亂
易平也至雲南大害莫甚貢金權稅二事民不堪命至殺稅使

而徵權如故貢金請減反增益之衆心憤怒使亂賊假以爲名
賊首縱撲滅虐政不除滇之爲滇猶未可保也俄言礦稅之設
本爲大工若捐內帑數百萬金工可立竣毋徒苦四方萬姓疏
皆不報尋兩疏劾貴州巡撫郭子章等凡四人言子章曲庇安
疆臣堅意割地貽西南大憂且嘗著婦寺論言人主當隔絕廷
臣專與宦官官妾處乃相安無患子章罪當斬不納先是廷推
閣臣元翰言李廷機非宰相器已而黃汝良推吏部侍郎全天
敘推南京禮部侍郎汝良廷機邑人天敘朱賡同鄉也元翰極
論會推之弊譏切政府一人遂不用至是將推兩京兵部尚書

蕭大亨孫鑛爲吏部尚書元翰亦疏論二人并言職方郎申用
懋爲大亨謀主太常少卿唐鶴徵爲鑛謀主亦當斥尋因災異
乞亟罷廢大亨及副都御史詹沂且言近更有二大變大小臣
工志期得官不顧嗷笑此一變也陛下不恤人言甚至天地譴
告亦悍然弗顧此又一變也有君心之變然後臣工之變因之
在今日挽天地洪水寇賊之變易挽君心與臣工之變難又言
陛下三十年培養之人才半埽除於申時行王錫爵半禁錮於
沈一貫朱賡因薦鄒元標顧憲成等十餘人無何又劾給事中
喻安性御史管橘敗羣叢穢皆不報掌廠內官王道不法疏暴

其罪亦弗聽元翰居諫垣四年力持清議摩主闕柱貴近世服其敢言然銳意搏擊毛舉鷹鷲舉朝咸畏其口吏科都給事中陳治則與元翰不相能御史鄭繼芳其門人也遂劾元翰盜庫金剋商人貲奸贓數十萬元翰憤甚辨疏詆繼芳北鄙小賊語過激於是繼芳黨劉文炳王紹徽劉國縉等十餘疏並攻之而史記事胡忻史學遷張國儒馬孟禎陳于廷吳亮金士衡高節劉蘭輩則連章論救帝悉不省元翰乃盡出其筐篋昇置國門縱吏士簡括慟哭辭朝而去吏部坐擅離職守謫刑部檢校後孫丕揚主京察斥治則國縉等亦以浮躁坐元翰再貶湖廣按

察知事方繼芳之發疏也卽潛遣人圍守元翰家及元翰去所劾賊無有則謂寄之記事家兩黨分爭久不息而是時劾李三才者亦指其貪諸左右元翰者又往往左右三才由是臣僚益相水火而朋黨之勢成矣天啓初略遷刑部主事魏忠賢亂政其黨石三畏劾之削籍莊烈帝卽位復官將召用爲尚書王永光所尼元翰乃流寓南都十年不歸卒遂葬焉

師範曰明之亾不亾于崇禎而亾于天啓亦不盡亾于天啓而實亾于萬曆夫以人主日事靜攝乃至二十餘年之久雖百乘之家立見消滅矣况天子乎礦稅之苛采辦之橫邊防

之壞內政之淆未有甚于此時者伯舉以晁賈之筆抒龍比
之忠疏凡數十上今按其語卽中主以下亦不能堪而皆留
中不報昔有狂生揭榜于權相之門歷詆其私人咸爲生危
生曰夫夫也方黷貨無厭何暇讐我若果以我爲讐是其悔
心之萌而社稷之福也後卒無恙予讀伯舉傳亦欲作此論
蓋自江陵旣籍申時行王錫爵等俱以調停將順爲衣鉢明
則避嫌疑陰實肆操縱遂使天末孤臣長慟而出國門嗚呼
是誰之咎歟是誰之咎歟

予至金陵訪公後不得卽所墓之太白鄉亦無知之者

明史兵部尚書二邊總制傅宗龍傳

傅宗龍字仲綸昆明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銅梁知縣事至
立辦調巴縣行取入都注戶部主事久之授御史天啓元年遼
陽破帝下募兵之令宗龍請行一月餘得精卒五千明年安邦
彥反圍貴陽土寇蜂起請發帑金濟滇將士而速開建昌通由
蜀入滇之路別設偏沅巡撫罷湖廣退怯總兵薛來允帝多採
納之又上疏自請討賊言爲武定尋甸患者東川土酋祿千鍾
爲霑益羅平患者賊婦設科及其黨李賢輩攻圍普安爲滇黔
門戶患者龍文治妻及其黨尹二困安南據關索嶺者沙國珍

及羅應魁輩因勸撤者安效良臣皆悉其生平非臣敵臣願以四川巡按兼貴州監軍滅此羣醜帝大喜下所司議將從之會宗龍以疾乞歸不果四年正月貴州巡撫王三善爲降賊陳其愚所給敗歿其夏卽家起宗龍巡按其地兼監軍初部檄滇撫閔洪學援黔以不能過盤江而止宗龍至洪學令參政謝存仁參將袁善及土官普明聲沙如玉等以兵五千送之宗龍直渡盤江戰且行寇悉破乃謝遣存仁善以明聲等土兵七百人入貴陽其愚旣陷三善安居貴陽城爲賊耳目宗龍戮諸市軍民大快宗龍盡知黔中要害及土酋逆順將士勇怯巡撫蔡復一深信之請勅宗龍專理軍務設中軍旗鼓裨將以下俱聽賞罰可之宗龍乃條上方略又備陳黔中艱苦請大發餉金亦報可初三善令監軍道臣節制諸將致文武不和進退牽制宗龍反其所爲令監軍給芻糧覈功罪不得專進止由是諸將用命連破賊汪家冲蔣義寨直抵織金五年正月總理魯欽敗績於陸廣河宗龍上言不合滇蜀則黔不能平賊不專總督任則不能合滇蜀兵請召還朱燮元以復一兼督四川開府遵義而移蜀撫駐永甯滇撫駐霑益黔撫駐陸廣沅撫駐偏橋四面並進發餉二百萬金給之更設黔蜀巡撫帝以復一新敗令解官卽以

燮元代而命尹同皋撫蜀王城撫黔沅撫閔夢得移鎮一如宗龍議陸廣敗後諸苗復蠢動復一與宗龍謀討破烏粟螺螭長田諸叛苗大破越賊毀其砦百七十賊黨漸孤宗龍乃條上屯守策言蜀以屯爲守黔則當以守爲屯蓋安酋土地半在水外犵狁龍仲蔡苗諸雜種緩急與相助賊有外藩我無邊蔽黔兵以所分力愈詘臣謂以守爲屯者先發兵據河奪賊所恃然後撫勦諸種隨渡口大小置大小寨深溝壘置烽墩砲臺小渡則塞以木石使一粟不入水內一賊不出水外則賊無如我何又令沿河兵習水戰當賊耕耨時頻出奇兵渡河擾之則賊不

敢附河而居而後我可以議屯也屯之策有二一則清衛所原田一則割逆賊故壤而以衛所之法行之蓋黔不患無田患無人客兵聚散無常不能久駐莫若做祖制盡舉屯田以授有功因功大小爲官高下自指揮至總小旗畀以應得田爲世業而禁其私賣買不待招徠戶口自實臣所謂以守爲屯者如此然兵當用四萬八千人餉當歲八十餘萬時當閱三年如此而後賊可盡滅也部議從之會復一已卒代者王城雖至諸事悉倚辦宗龍乃漸翦水外逆黨將大興屯田邦彥懼謀阻之六年三月大舉渡河入寇宗龍擊破邦彥趙官屯斬老蟲添威名大著

海
當是時大帥新亡全黔震動燮元遠在蜀中城徒擁虛位非宗
龍黔幾殆先是霑益安效良代邦彥求撫邦彥遣其黨偕效良
使者入貴陽探虛實宗龍覺而戮之至是兵部以燮元言將議
撫給事中陸文獻因言宗龍殺求撫之人宗龍憤抗疏力辯會
貴州薦紳士民連章言不可撫宗龍亦疏爭且乞罷兵部乃令
撫剿兼施諸軍遂不進宗龍巡按踰二歲詔加大僕少卿視事
如故其冬以丁艱歸崇禎元年冬御史楊通宇薦其文武全才
請加節鉞逾二年起太僕少卿仍泣御史事用吏部言擢爲
卿二幾樞輔孫承宗將告歸薦宗龍自代會薊鎮巡撫劉可訓

罷卽一宗龍右僉都御史代之廷議分順天永平爲二撫命宗
龍止撫順天久之監視中官王之心劾其怠職帝以責宗龍宗
龍奏辯因乞罷不從尋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曹文
衡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時罷遼東經略并其事於總督責愈重
宗龍所統四巡撫甯遠方一藻永平楊嗣昌順天張鵬雲保定
丁魁楚相與協謀武備甚飭初以邊警通州昌平分駐督治兩
侍郎復相繼汰去宗龍又請廢通州總兵官自是畿輔要任悉
歸總督一人宗龍劾督儲郎中趙秉衡贓私詔逮治秉衡亦劾
宗龍不法事宗龍乞罷不允七年七月我

大清兵入大同宣府宗龍卽整兵赴援帝聞之喜賜大紅蟒衣一襲彩幣三白金四十又發內帑五千蟒幣二十雜幣二百犒有功將士八月丁卯命宗龍速援宣府明日又命護昌平諸陵給事中林正亨劾宗龍不赴宣府恇怯觀望帝不問已念其勞苦復犒如前時薊鎮總兵吳襄尤世威亦東援頓兵不進及解嚴兵科給事中常自裕劾二將逗遛當誅而宗龍乃以全師爲幸宜并罪及宣大總督張宗衡褫職自裕又劾宗龍始勇終怯不罪無以服宗衡心乃下所司論罪削籍歸十年十月流寇大入四川陷二十餘州縣巡撫王維章被逮卽家起宗龍以故官

代之至則上擇將屯兵勤訓練肅軍政設防衛數事帝皆褒納賊初入蜀衆皆咎陝督洪承疇旣而賊大挫洮河復將入蜀宗龍與總兵羅尚文禦卻之尚文數有功蜀境漸甯京師被兵宗龍以蜀兵三千遣兩將入衛十二年五月用楊嗣昌薦召爲兵部尚書八月抵都入對武英殿力言民貧財匱餉不可加兵亦不必益帝初以爲然而宗龍言益切帝怫然曰卿但當整理兵事爾旣退語輔臣曰宗龍所言皆言官唾餘何也自是所奏請多中格時熊文燦已罷宗龍言向者賊東西無定輔臣嗣昌是以建分勦之策今各止其所臣請收勢險節短之效總理止轄

楚豫秦督兼轄四川鳳督兼轄安慶各率所轄撫鎮期十二月
成功因薦湖廣巡撫方孔炤堪代文燦帝不用卽用嗣昌帝素
憤中樞失職嗣昌用權譎得主知宗龍承其後以抗直失旨會
薊遼總督洪承疇請用劉肇基爲團練總兵官宗龍覆議不允
帝遂發怒責以抗旨令對狀及宗龍奏上復責以戲視封疆遂
下吏法司擬戍邊帝不許欲寘之死十四年春河南襄陽並陷
嗣昌卒於軍兵事益亟尚書陳新甲力薦宗龍才五月詔釋爲
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丁啓睿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啓
睿方討張獻忠於蘄黃乃詔宗龍以關中卒專討李自成宗龍

議盡括關中兵餉以出而屬郡洊旱蝗民間徵發已盡乃以秦
兵之在河南隸賀人龍李國奇者統之以行保定總督楊文岳
以虎大威軍來會九月四日至新蔡令軍中爲浮橋期明日渡
河自成亦過河窺汝甯官軍與相值宗龍等宿河口夜召諸將
謀邀擊遲明偵報賊過且盡惟一軍殿後官軍至孟家莊方解
鞍不爲備賊匿精騎林間日盱出鬪人龍卒先奔國奇戰不敵
與大威亦奔宗龍文岳止親軍與賊接文岳營西南宗龍營東
夜將半文岳部卒挾其主以逃宗龍慷慨謂其下曰吾當死久
矣今日陷賊中當與諸君共死不能效他人走也乃集麾下士

六千人卽文岳壁掘塹築壘誓必死而檄國奇人龍援二將不肯救曰書從賊中來庸知非詐耶自成見宗龍無救穿兩濠困之十一日糧盡殺馬食十五日馬亦盡明日開營突圍遂大潰十九日將至項城宗龍被執賊誣稱秦軍誘守者啓城門宗龍大呼曰此賊也我兵敗被執門不可啓速用砲擊之毋以我爲慮賊怒攢刀殺之賊亦退事聞復官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廕子錦衣世百戶予祭葬

師範曰明之季非無材也所以用材者非也仲綸公負忠毅之質丁茲末造與盧宜興孫雁門後先比烈汪歲星之言曰

傅公死討賊無人信之蓋已有素矣黔事卽其左驗也廟堂之上任不專而督愈急遂致爲驕兵懦弁所悞而國亦隨亡嗚呼天哉

嗚呼自古流寇之禍未有甚于明者也前之時赤眉黃巾五斗米白蓮教不過攻掠城野殘害生靈黃巢雖入長安旋即恢復而明之宗社竟覆于李自成逼帝后據宮掖部署僞職拷掠官紳關門敗歸仍刮貲以遁揆其故賞罰失次駕馭無權樞相兩臣及在朝士大夫顧惜門面貪黷貨賄徒借國家之大事設法以行其私上操之愈急下應之愈緩上察之愈

明下蔽之愈深將帥之有威望者東警則使之東西警則使之西三餉并征驅民從賊而廟堂之上方且今日一召對明日一揭帖臂指不相運聲息不相通卒至火照甘泉而賣國說降者乃所信之中官也仲綸公甫經出獄卽畀以總制蒼黃赴職率饑軍御驕將無異驅羊捕虎雖良平韓白亦無所用其智力公固惟知一死以圖報耳然則明之亡明白亡之又何恨于流寇哉高陽公舉公自代則公之才望可知錢謙益尙有微詞小人固無足責而滇賢傳公者亦鮮得要領故爲論之如此庚午長夏補記

明史副總兵進都督同知龍在田傳

龍在田石屏州土官舍人也天啓二年雲南賊安效良張世臣等爲亂在田與阿迷普明聲武定吾必奎等征討數有功得爲土守備新平賊剽石屏在田破走之安效良攻霑益在田力戰退賊巡撫閔洪學上其功擢坐營都司崇禎二年與必奎收復烏撒八年鳳陽被寇詔徵雲南土兵在田率所部應詔擊賊湖廣河南頻有功擢副總兵總理盧象昇檄討襄陽賊至則象昇已奉詔勤王命屬熊文燦十年在田自穀城撫張獻忠還其軍擠遼將周元度墮水死帝不罪三月擊擒大盜郭三海十一年

九月大破賀一龍李萬慶於雙溝進都督同知明年三月大破賊固始斬首三千五百有奇張獻忠之叛也文燦命在田駐穀城遇賊東突諸將多忌在田而在田初往穀城頗與獻忠交好讒言日興及文燦被逮在田亦罷歸還至貴州擊平叛賊安隴壁十五年夏中原盜益張在田上疏曰臣以石屏世弁因流氛震陵奮激國難捐貲募精卒九千五百戰象四戰馬二千入楚豫破賊賊不敢窺江北陵寢滇兵有力焉五載捷二十有八忌口中沮逼臣病歸自臣罷親藩辱名城屢陷臣妄謂討寇必須南兵蓋諸將所統多烏合遇寇卽逃乏餉卽譟滇兵萬里長驅

家人父子同志非若他軍易潰也且一歲中秋冬氣涼賊得馳騁春夏卽入山避暑養銳而出故其氣益盛夫平原戰旣不勝山蹊又莫敢膺師老財殫蕩平何日滇兵輕走習跳善接山臣願整萬衆力埽秦楚豫皖諸寇不滅不止望速給行糧沿途接濟臣誓捐軀報國言而不效甘伏斧鑕帝壯之下兵部議寢不行踰二載乙酉八月吾必奎叛黔國公沐天波檄在田及甯州土知州祿永命協討擊擒之未幾沙定洲作亂據雲南府在田不敢擊明年定洲還攻在田守不下移攻甯州永命死又陷嶧峨在田走大理又明年孫可望等至貴州在田說令攻定洲定

洲迄破滅在田歸卒於家

師範曰在田以滇南土舍奮志功名遂得與中原諸大帥並馬逐賊其意氣亦何壯也所上求自効疏慷慨激越文吏中亦不可多見乃卒抑塞而終其子名韜者康熙四年竟以謀逆殄其世九原有知能無恫然乎

按沙源祿永命普明聲吾必奎與在田俱以戰功顯普吾逆矣而普得漏網沙覆于子其功固不可掩也永命亦爲定洲所斃時未奉正朔自相起滅亦世職使之耳姚安高鶴從徐樾死元江高棟死于普安賊順甯董寶征麓川死于陣

明史掌吏部尚書王錫袞傳

王錫袞祿豐人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崇禎中累官少詹事十三年擢禮部右侍郎明年秋尚書林欲楫出視孝陵錫袞以左侍郎掌部事請祀吳與弼羅倫章懋呂相蔡清陳真晟王良羅洪先鄒守益羅欽順顧憲成於學宮不果帝禁內臣干預外政敕禮官稽先朝典制以聞錫袞等備列諸監局職掌而不及東廠提督內臣王德化言東廠之設始永樂十八年國朝典彙可據禮官覆議不及請解臣職停廠不設錫袞等言典彙所載此條但係下文箋註不見正史會典則據成化十二年

漢繫
閣臣萬安奏東廠之設自文皇迄今五十六年因而採入臣等
以正史無文故不敢妄引帝不聽錫袞復抗疏請罷廠亦不允
二月帝再耕藉田錫袞因言頻歲旱蝗三餉疊派請量除加徵
嚴核蠹餉俾農夫樂生又以時方急才請召還故侍郎陳子壯
顧錫疇故祭酒倪元璐文安之且乞免黃道周永成帝納真人
張應京言加尊天地水三官爲大帝應京又請諭中外一體尊
奉慶賀錫袞言三官號不經且邇來游惰奸民多竄入白蓮無
爲諸教所在充塞若許慶賀害不可勝言并請斥逐應京用清
輦轂不納給事中沈胤培請增天下解額錫袞因言南畿浙江

人文更盛宜倍增又言舉人不第有三十年不謁選者宜定制
數科不售卽令服官從之欲楫還朝錫袞調吏部尚書李日宣
下獄遂掌部事帝頗信佛教恆蔬食錫袞疏諫帝嘉其寓愛於
規進秩一等疏劾河南巡按嚴雲京運籌無效請以監軍御史
王漢代之報可尋尚書鄭三俊至乃解部務直講筵十六年憂
歸唐王立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永明王立申前命皆不
至土酋沙定洲作亂執至會城詭草錫袞疏上永明王言定洲
忠勇請代黔國公鎮雲南疏旣行以藁示之錫袞大恨愬上帝
祈死居數日幽憤卒

滇粵
師範曰粵游聞見錄云雲南撫按會奏沐天波造反土司沙
定洲平之天波子身遁有識者咸疑非實一宗室力証遂令
其弟天澤襲公督定洲搜捕宗室以僉憲往視師丙戌四月
百戶徐某至自雲南始述所親見謂一土司叛天波調沙兵
沙不時至叛司平天波有移師意沙先發統勁旅突闖府第
天波僅以身免母妻及天澤俱被劫逼撫按令具疏宗室官
通判素墨爲天波所糾故左袒定洲以道遠莫得要領亦置
不問據此則定洲之疏稿乃出自撫按非假于公然而公卒
拚一死與楊寶雞爭烈矣

刪摘明史諸生薛大觀傳

薛大觀昆明諸生順治辛丑永明王走緬大觀聞之歎息曰不
能背城戰君臣同死社稷顧欲走蠻邦以苟活不重可羞邪謂
子之翰曰吾不惜七尺軀爲天下明大義汝其勉之之翰曰大
人死忠兒當死孝大觀曰汝有母在時其母適在旁顧之翰妻
曰彼父子能死忠孝吾兩人獨不能死節義邪其侍女方抱幼
子問曰主人皆死何以處我大觀曰爾能死甚善於是五人偕
赴城北黑龍潭死次日諸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懷中兩
手堅抱如故大觀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亦同日

赴火死有那嵩者沅江土官也世爲知府嵩嗣職循法無過王將走緬甸嵩與子燾上謁供奉甚謹設宴用金銀器宴畢悉以獻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後李定國號召諸土司兵嵩卽起兵應之已而城破登樓自焚闔家皆死其士民亦多巷戰死者

滇史云成化十二年河西舉人李旺任四川戎縣令時都蠻猖獗出劫掠民多罹害旺率眾往擒沒于賊事聞贈叙州府通判賜勅褒恤蔭子祿國子生夔州檢校嘉靖間有司立祠祀之都蠻卽九絲今之建武所也附載之

摘錄明史忠義傳

龍旌雲南趙州人由歲貢生爲嵩明州學正萬曆三十五年武定鳳騰霄反城陷被執罵賊死贈國子博士

段高選雲南劍州人萬曆末進士令巴縣奢崇明等變起高選適在演武場立遣吏歸印於署厲聲叱賊賊魁戒其下勿殺而高選罵不絕聲遂遇害父汝元母劉側室徐及一子一女聞變皆自盡僕冒死覓主尸亦被殺初廕尚寶卿世廕外衛試百戶崇禎元年子暄援張振德例叩閭請優恤贈光祿卿世廕錦衣千戶建祠奉祀汝元等亦獲旌十五年暄官千戶復以諡請賜

諡恭節時先後殉難者灌縣知縣蒙化左重率壯士追擊賊於成都力戰馬蹶罵賊死

徐朝綱雲南晉甯人萬曆二十八年舉於鄉天啓元年授安順推官至卽署府事明年安邦彥反來攻朝綱督兵民共守土官溫如璋訓導周國光開門迎賊朝綱方出城督戰爲賊所執脅之降不屈索其印罵曰死賊奴吾頭可斷印不可得賊怒刀斧交下而死其妻聞之登樓自縊長子婦急舉火焚舍挈十歲女躍入烈燄中死孫應魁年十六持矛潰圍出城覓其祖遇賊被殺婢僕從死者十一人五年正月恤殉難諸臣贈朝綱光祿少

卿廕子入國學子天鳳甫第進士卽奔喪歸服闋授戶部主事拜疏言臣家一門臣死忠妻死節婦死姑孫死祖婢僕死主此從來未有之節烈乞如張振德例再加優恤臣母臣嫂一體旌表帝深嘉之再贈光祿卿改廕錦衣世千戶賜祭葬立祠建坊諸從死者皆附祀國光被獲伏誅妻子爲奴其後畢節同知楊以成之子舉人興援朝綱例請厚卹其父莊烈帝卽位並允行之以成雲南路南人萬曆中由貢生授貴陽通判理畢節衛事秩滿進同知仍治畢節天啓二年安邦彥反圍貴陽以成具蠟書乞援於雲南巡撫沈儼劄書發而賊已至與戰却之無何

海雲
賊來益衆以成遣吏懷印間道走貴州身督吏民拒守會援兵至賊方夜逃而衛吏阮世爵爲內應引賊入城城遂陷以成倉皇投繯賊繫之去乃爲書述賊中情形宣竹筒中令弟以恭赴雲南告變行至散納溪賊摻得其書遂并以成殺之家屬死者十三人五年正月贈按察僉事賜葬崇禎初再贈光祿卿世廕錦衣千戶賜祭葬建祠立坊以恭亦附祀

尹夢鼇雲南太和人萬曆時舉於鄉崇禎中爲潁州知州八年正月方謁上官於鳳陽聞流賊大至立馳還賊已抵城下乃偕通判趙士寬率吏民固守城北有高樓瞰城中諸生劉廷傳請先據之夢鼇以爲然而廷傳所統皆市人不可用賊遂據樓以攻且鑿城頽數丈城上人皆走夢鼇至跪請卒去不顧夢鼇乃持大刀獨當城頽壞處殺賊十餘人身被數刃賊衆畢登遂投城下烏龍潭死弟廷七人皆死之廷傳者故布政使九光從子任俠好義亦罵賊死九光子廷石分守西城中賊刃未絕口授友人方略令繕牘上其事旋卒士寬字汝良掖縣人由門廩爲鳳陽通判駐潁州以正且詣郡城聞警一日夜馳三百里返州城陷率家衆巷戰力竭亦投烏龍潭死妻李攜三女登樓自焚僕王丹亦罵賊死鄉官尚書張鶴鳴弟副使鶴勝子大同中書

舍人田之穎知縣劉道遠光祿署丞李生白訓導丁嘉遇舉人
白精忠郭三杰諸生韓光祖等皆死之光祖進士獻策父也被
執賊脅使跪叱曰吾生平讀書止知忠義遂大罵賊殺之碎其
屍妻武偕一妹一竝獻策妻李赴井死妾李方有娠賊剖腹
剔胎死次子定策日穢罵賊死獨獻策獲存有檀之槐者護
母柩不去與賊格殺數人被磔死時被難者共一百三人城
中婦人死節者三十七人烈女八人潁州忠烈稱獨盛云潁州
衛隸河南指揮李從師王廷俊千戶孫升田三震百戶羅元慶
田得民王之麟俱乘城戰死賊既陷潁州署其民其別部卽以

是月由壽州犯鳳陽鳳陽故無城中都留守朱國相率指揮袁
瑞徵呂承廕郭希聖張鵬翼周時望李郁岳光祚千戶陳宏祖
陳其忠金龍化等以兵三千逆賊上窰山頗有斬獲俄賊數萬
至矢集如蝟遂敗國相自刎死餘皆陣歿賊遂犯皇陵大肆焚
掠知府顏容暄囚服匿於獄釋囚獲之容暄大罵賊杖殺之血
浸石階宛如其像滌之不滅士民乃取石立塚建祠奉祀推官
萬文英臥病賊索之子元亨年十六泣語父曰兒不得復事親
矣出門呼曰苦索官何爲我卽官也賊繫之顧見其師萬師尹
亦被繫給賊曰若欲得者官爾何繫此賤隸賊遂釋之元亨乃

極口大罵賊怒斷脛死文英獲免容暄漳浦人文英南昌人皆
進士一時同死者千戶陳永齡百戶盛可學等四十一人諸生
六十六人舉人蔣思宸聞變投繯死後給事中林正亨錄上其
狀贈夢龍光祿少卿士寬光祿丞餘贈恤有差

何天衢字升宇阿迷州人有勇略土酋普明聲招爲頭目使駐
三鄉崇禎三年明聲反謀出三路兵至昆明會戰今天衢自維
摩羅平入以砲手三百人助之天衢慨然曰此大丈夫報國之
秋也吾豈爲逆賊用哉坑殺砲手數十人率衆歸附署維摩州
同知李嗣泌開城納之明聲已陷彌勒聞大懼急撤兩路兵歸

巡撫王伉上其事授爲守備後數與嗣泌進勦有功及明聲死
妻萬氏代領其衆屢攻天衢天衢屢挫之錄功進參將十三年
擢副總兵萬氏贅沙定洲爲壻益以南安兵且厚賄黔國公用
事者令毀天衢天衢請兵餉皆不應賊悉力攻之食盡舉家自
焚死

趙興基雲南太和人舉於鄉崇禎中爲廬州通判賀一龍左金
王等五大部據英霍二山久暑入秋出以爲常山城長吏挈其
印視事舟中濱江聚落荒梗無人居督師楊嗣昌遣監軍僉事
楊卓然招之受侮而返至是李自成張獻忠大亂中原一龍等

遙相響附十四年六月襲陷英山知縣高在崙抗賊死十二月
陷潛山知縣李孕嘉典史沈所安素苛急奸民導賊執之並不
屈死所安子亦死十五年獻忠爲左良玉所敗走與諸部合遂
以三月攻舒城踰月城陷改爲得勝州據之遣其黨分掠旁邑
游騎日抵廬州城下興基與知府鄭履祥經歷鄭元綬合肥知
縣潘登貴指揮同知趙之璞里居參政程楷分門守監司蔡如
蘅貪戾民不附賊諜滿城中不能知五月提學御史徐之垣以
試士至獻忠遣其下僞爲諸生襲儒冠以入夜半舉砲城中大
擾之垣如蘅及履祥登貴竝縋城走興基時守水西門聞變挺

刃下戍樓與鬪斬數人被創死元綬楷共守南薰門元綬力鬪
死楷不屈死之璞分守東門巷戰死賊乘勢連陷含山巢縣廬
江及無爲六安又陷太湖知縣楊春芳典史陳知訓教諭沈鴻
起訓導婁懋履竝死焉廬州城池高深八年春賊百方力攻知
府吳大樸堅守不下後屢犯終不得志至是以計得之履祥登
貴懼罪委之興基總督吏可法按問諸生胡來化曰失城守令
非別駕也因其死而誣之何以慰忠魂勵生者可法以其言聞
乃治兩人罪而贈興基河南僉事楷光祿卿元綬亦贈恤
高其勲字懋功初襲馬龍所千戶後舉武鄉試爲黔國公標下

中軍吾必奎反擢參將守禦武定及沙定洲再反分兵來攻其勦固守月餘城陷衣冠望北拜服毒死時有陳正者世爲大理衛指揮正未嗣職沙賊陷城督衆巷戰手馘數賊而死王承憲者襲祖職爲楚雄衛指揮舉武鄉試擢游擊爲副使楊畏知前鋒定洲來攻凡守禦備悉承憲綜理畏知深倚之賊去未幾復至承憲偕士官那籥等出城衝擊大呼陷陣賊披靡俄爲流矢所中死弟承瑱亦力戰死一軍盡歿

王士傑崇禎末任太和縣丞有治才太和爲大理附郭縣沙定洲反圍其城士傑佐上官畢力捍禦城陷士傑死於城上同死者大理府教授段見錦經歷楊明盛司獄魏崇治而明盛子一甲亦從父死故永昌府同知蕭時顯旣解任以道阻寓居大理亦自經其士人同死者舉人則高拱極投池死楊士俊同母妻及妹自焚死諸生則尹夢旂夢符馮大成倡義助守罵賊死楊憲偕妻女子婦姪女孫女弟婦一門自焚死而楊憲旣死復甦妻竟死人稱太和節義爲獨盛云有單國祚者會稽人爲通海典史城陷握印坐堂皇罵賊被殺印猶在握縣人葬之諸葛山下

耿廷籙臨安府河西縣人天啓四年舉於鄉崇禎中爲耀州知

州有能聲十五年夏疏陳時政言將多不若將良兵多不若兵
練餉多不若餉核又言諸臣恩怨當忘廉恥當厲小怨必報何
不大用於斷頭飲血之元兇私恩必酬何不廣用於鵠面鳩形
之赤子優旨褒納旋擢山西僉事改監宣府軍十七年京師陷
走南都十一月以張獻忠亂四川命加太僕少卿赴雲南監參
將沙定洲軍由建昌入川討賊廷錄力辭加銜改四川右參議
明年三月四川巡撫馬乾爲督師王應熊劾罷卽拜廷錄右僉
都御史代之未赴而定洲作亂蜀地亦盡失廷錄遂止不行後
李定國掠臨安過河西廷錄聞之赴水死妻楊氏被執亦不屈

死乾昆明人舉崇禎六年鄉試爲四川廣安知州夔州告警巡
撫邵捷春令攝行府事張獻忠攻圍二十餘日固守不下督師
楊嗣昌兵至圍始解尋擢川東兵備僉事駐達州巡撫陳士奇
罷蜀人欲用乾會廷議用龍文光乃已後成都陷文光死蜀人
共推乾攝巡撫事賊陷重慶留其將劉廷舉戍守乾擊走之復
其城初文光死廷推劉之勃代已知之勃亦死乃擢乾右僉都
御史代之督師王應熊劾乾淫掠命奪職提訊會蜀地大亂詔
命不至乾行事如故乃傳檄遠近協力討賊廷舉旣敗去賊遣
劉文秀等以數萬衆來攻乾固守會英等援兵至賊始敗還久

滇東
之獻忠死其黨孫可望等南奔

大兵追至重慶乾出禦兵敗而死

席上珍姚安人崇禎中舉於鄉磊落尚節義聞孫可望李定國等入雲南與姚州知州何思大姚舉人金世鼎據姚安城拒守可望遣張虎攻陷之世鼎自殺上珍思被執至昆明入見可望上珍不屈膝可望呵之厲聲曰我大明忠臣肯爲若屈邪可望怒命引出斬之大罵不絕遂磔於市思亦不屈死有孔師程者昆明人以從軍得官至是糾合晉甯呈貢諸州縣起兵拒賊定國率衆奄至師程泛舟遁晉甯知州石阡冷陽春呈貢知縣嘉

興夏祖訓竝死之晉甯舉人段伯美諸生余繼善耿希哲助陽春城守亦殉難賊陷富民貢生李開芳妻及二子俱赴井死開芳偕其友王朝賀走至松花壩開芳自經朝賀掩埋訖亦自經在籍知縣陳昌裔不受僞職爲賊杖死楚雄舉人杜天禎初佐楊畏知拒沙賊頻有功後畏知督兵擊可望敗績天禎聞之卽自盡臨安之陷進士廖履亨赴水死

張朝綱廣通人由貢生授渾源州同知解職歸可望等兵至謂其妻馮曰曾受國恩何顏對賊兩人竝縊死子諸生耀葬親訖亦縊死

師範曰人以藐然之身參天地而成三惟恃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心有以貫之也說者謂三代後世趨已降然此義終不容少息于一日特有多少之分耳滇爲宇內西南陬沙定洲孫可望之變被禍者雖志乘亦難徧載茲從明史摘錄或死於鄉或死於黔或死於蜀或死於廬穎死不同而其節則無不同焉諸公者非所謂疾風之勁草歲寒之松柏歟凡明末之死難者乾隆乙卯奉旨行查取具事實達部授恩騎尉世職酌忠之典超越千古尤莫有志者博采旁搜編爲一集則與刻陰騭文感應篇同功德矣

明史隱逸傳

楊黼雲南太和人也好學讀五經皆百遍書工篆籀兼好釋典或勸其應舉笑曰不理性命理外物耶庭前有大桂樹縛板樹上題曰桂樓偃仰其中歌詩自得躬耕數畝以供甘旨但求親悅不顧餘也注孝經數萬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字皆小篆所用硯乾將下樓取水硯池忽滿自是爲常時人咸異之父母歿爲傭營葬畢入雞足樓羅漢壁石窟山十餘年壽至八十子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曰明日吾行時至果卒旣斂見其自外而入大笑曰楊黼先生今日纔了事也呼之遂不見所居

去城四十里城中戚友一時皆見其來言笑如生平不知入棺
已一日矣

師範曰李仁甫存誠道人傳謂黼聞蜀有無際大士者悟道
因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何往曰欲訪無際僧曰見
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且回里遇着某色衣履者是
佛也遂回沿途無所遇暮夜抵家叩門其母聞聲喜甚披衣
出戶卽老僧所言佛狀自此知父母是佛益竭心力奉事不
少解坐桂樓注孝經數萬餘言第未審所遇僧卽無際歟抑
非無際歟父母是佛乃出之僧口彼佞佛者可廢然返矣獨

惜所注孝經今已無存然則吾鄉書籍之漫滅者知復不少
豈真謂秦無人乎

蘭茂字廷秀號止菴楊林人生洪武中隱居不仕以著述自
娛鄉里呼爲小聖王驥南征以詢止菴止菴曰若要麓川破
船往山上過後載船越沙木籠置水軍于大金沙江果勝之
撰有元壺集鑑例折衷經史餘編安邊策聲律發蒙性天風
月通元記止菴吟山堂雜稿韻畧易滇南本草康熙庚午李
侍講澄典試來滇過止菴于常德白鬚偉貌議論風生臨別
以墓見託李意其先人邱壟旣至知爲明人啓壙惟書數冊

遂表石樹松並建祠以祀乾隆辛酉孫學使人龍序其集稱爲
天民又謂使其出而有爲當與誠意競爽弟廷瑞詠信天翁
云荷錢苻帶綠江空暖鯉含莎淺水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
曾餓死信天翁載升菴丹鉛錄後有太和董難乃南詔清平
官成裔與升菴善凡撰著必得董生檢閱方肯示人亦以布
衣終其宿九鼎寺云片身凌碧落九頂壓青層寶日烘猊座
香風護象乘棧迷尋洞客雲貼補衣僧爲款支郎宿晨炊借
佛燈俱覺可誦庚午小暑後五日補述于吉水鎮寓館時江
漲大發出門卽可登舟不必借泥水自蔽也

明史三保太監鄭和傳

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於藩邸從舉兵
有功累擢太監有智略知兵習戰帝疑建文帝遁海外欲蹤跡
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乃命和及其儕王景宏等通使
西洋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齎金銀珠寶幣帛以永樂
三年六月統將士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大舶六十二自蘇州劉
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遍歷
諸番國頌天子詔宣示威德因給賜其君長及諸大臣不服則
以武懾之五年九月和等還諸國使者隨和朝見和獻所俘舊

港賊首帝大悅爵賞有差舊港者故三佛齊國也其酋陳祖義
兇暴剽掠商旅和使使招諭祖義詐降而潛謀邀劫和覺預爲
備祖義率衆至大敗被擒衆五千盡馘至是獻俘詔戮於都市
六年九月復命和偕景宏等往賚諸國諸國皆恭順如初獨錫
蘭山國王亞烈若奈兒侮慢不敬謀殺和和覺而去及和歸復
經其地遂誘和至國中索金幣不得則潛遣兵五萬餘馳劫和
舟而伐木拒險絕和歸路和謂其下曰賊大眾旣出國內虛且
謂我軍孤不能戰出其不意反襲之可得志不然吾屬無噍類
矣衆然之乃遣人由他道至舟令盡力固拒而躬率所統二千

餘人疾馳攻破其城生擒亞烈若奈兒及其妻子官屬劫和舟
者聞之急還城官軍復大破之全師而還九年六月獻俘於朝
帝赦不誅釋歸國更立其國之賢者海外諸邦益服中國威德
是時交阯已破滅郡縣其地諸邦益震警來者日多十年十一
月復命和等往使至蘇門答刺旣頒賜其王宰奴里阿必丁而
其前僞王子蘇幹刺者方謀弑主自立且怒和賜不及已率兵
數萬邀擊官軍和率衆及其國兵與戰賊敗奔追擒之喃渤利
并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還朝帝大喜誅蘇幹刺賚諸將士
有差十四年冬滿刺加古里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辭還復命

和等偕往賜其君長和將命絕域三擒賊魁威震海外凡所號
令罔敢不服從而番人利中國貨物益互市通商往來不絕十
七年七月和等還京十九年春阿丹祖法兒等十六國朝貢將
還帝復命和同往明年八月和等還以其貢使來二十二年正
月舊港酋長施濟孫請襲宣慰使職命和齎勅印往賜之比還
而成祖已晏駕洪熙元年二月仁宗命和以下番諸軍守備南
京南京設守備自和始也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踐阼歲久而諸
番國遠者猶未朝貢議復遣使頒詔行賞仍命和偕王景宏往
乃復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

歷占城瓜哇真臘舊港暹羅古里滿刺加渤泥蘇門答刺阿魯
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里瑣里加異勒阿撓把丹南巫里
甘把里錫蘭山喃渤利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比刺溜山孫刺
木骨都束麻林刺撒祖法兒沙里灣泥竹步榜葛刺天方黎伐
那孤兒凡三十餘國自古奉使絕徼擒王摧敵數建奇勳未有
若和之盛者也自宣德以還聲教漸不及遠殊方時有至者要
不如永樂時而和亦老且死不復能奉使矣自和後凡將命海
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世
盛事云

師範曰明祖之禁宦官可謂嚴矣而永樂卽違之汪直王振
劉瑾禍連朝野至魏忠賢爲已極莊烈帝手除元惡乃復寄
心腹于高起潛盧九德等嗚呼果何見而然哉鄭和之著稱
亦在永樂時想其飭艤幢耀組練日馳逐於驚濤巨浪之上
遂使炎洲漲海襲冠帶者三十餘國功業之盛雖班超傅介
子不足奇也蓋宇內山水半發源於滇如木有根幹故其鍾
之於人率多純篤而挺拔中涓猶錚錚若是况儼然鬚眉者
而孰肯以脂韋自甘乎

錢甯者河西李巡檢家生子福甯兒不意滇人中亦復有此

唐姚州判官郭仲翔傳

郭仲翔河北人有才學從父尚書元振將成其名唐開元初李
蒙出爲姚州都督帥師討南蠻元振屬蒙將仲翔行如破賊立
功某在政府當接引之俾其糜薄俸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蒙
以爲判官委之軍事遂州方義尉吳保安其同鄉也寓書仲翔
希其薦達仲翔卽言於蒙召爲管記保安至姚州而蒙軍已沒
仲翔自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
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
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窅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繫身非箕

子日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雁宵期於李陵吾
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滿池生人至艱吾身盡受
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
望松楸於先塋忽忽發狂臆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
猶爲傷感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觀光
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
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遺於鄉曲
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事期不久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
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心力屈計窮而

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仍苦相邀求
絹千疋此信通聞仍索百縑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
時到得贖吾還使亾魂得歸死骨更肉唯望足下耳今日之事
請不辭勞若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啟卽願足下親脫石父
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
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
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豎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
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爲報
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疋往因住鶴州十年不歸經營

財物前後得絹七百疋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猶在遂州
貧贖仲翔遂與家絕每於人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而積之後
妻子饑寒不能自立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
去姚州尚數百里而糧已盡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
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訪得其故大驚異即馳至郡假
官絹四百疋濟保安贖仲翔令蠻中通信者持往初仲翔之沒
也虜賜蠻首爲奴其主愛之飲食與其主等經歲仲翔思北因
逃歸追得之轉賣南洞洞主嚴惡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
走又被逐得更賣而南其洞號菩薩蠻即今撒里蠻也仲翔居

中經歲困厄復走又追得之復賣他洞洞主怒仲翔曰奴好走
難禁止邪乃釘其二足於板上每役使常帶二板行夜則納地
檻中親自鑰閉如此七年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尋其首主展
轉取之經二百日始得仲翔與歸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
始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書則爲仲翔洗沐賜
衣裝引與同坐宴且令攝治下尉仲翔旋辭安居歸計離家凡
十五年矣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又授代州戶曹參軍秩
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墓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
今親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改

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
卒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制縗麻環經加杖自蜀
郡徒跣哭不絕聲至彭山設祭酌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
墨記骨節書其次第恐葬殮時有失之也盛於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貯於竹籠
而徒跣親負之徒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
弟於是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仲翔親廬其
側行服三年既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攜保安子之官
爲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年詣闕讓朱紱
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

論曰仲翔與保安未經一面造次致書卽爲薦引保安感激窮
十年困苦之力拔仲翔出陷阱中仲翔之報保安至於徒步負
骸厚葬行服撫孤讓爵其義烈皆古今所未有今祿勸縣之撒
甸有郭公洞蓋鎖閉仲翔之所云

師範曰此說海吳保安傳檀默齋改傳仲翔入祿勸志鄉相
子弟借軍功博勳爵代公且然宜後世之紛紛也征緬時少
俊百許人分三起炆服怒馬冠飄孔雀翎儼隸環擁爭馳驛
市氣陵督撫上自以爲功成唾手取萬里侯如拾芥摘髭後
俱從明將軍戰死小猛青僅存一二人留永騰間不敢歸蓋

歸必以逃科罪絕無似仲翔之羈縻者夫仲翔附李蒙保安
又附仲翔失期不至天若留之爲行義之地負骸營壘議爵
分財人皆難仲翔而不知保安更有難者以素不識面之人
但憑一書遂拋妻子棄官職困心衡慮多方籌措經十餘年
之久此十餘年中或仲翔死于蠻抑或保安死于旅種種艱
苦誰復知之而保安一意孤行必求得當而后止彼富貴炙
手時不曰情同膠漆卽曰契協金蘭迨寒熱偶移咸去而之
他且下石焉由吳郭觀之狗彘豈食其餘哉○仲翔書凄艷
纏綿不減李陵之答蘇武宜保安爲之心死也庚午小暑日補記

明武定守謝秉鉉傳

謝秉鉉字石生浙江山陰人某世祖綱官御史直聲振一時父
文兆官江華尉秉鉉以官籍補永州府學生舉鄉貢時桂藩由
根假稱制以爲中書舍人試事以能稱時順治三年也明年授
監紀理刑戊子晉參議監總統勇毅將軍林時望軍討橫州土
寇徐彪寇平論功忤司禮李國泰抑其賞庚寅由根自梧州移
南甯時望暨總兵王忠招集流離迫隨後至馬吉翔誣其逗留
時望忠皆賜死以前監軍故將及秉鉉且以其司軍餉疑多所
私令銷算後處置逮問無染籍其家得絹一疋銀七兩特赦之

未幾除戶部四川司郎中辭不就力白時望與忠寃得追諡然
後就職辛卯孫可望挾由根往安龍倉卒就道秉鉉追至瀨湍
道中阻乃假道交趾及於安龍先是廣西土司寧高平翁賢侯
陶文貴之餉構兵連年秉鉉往解之令還所奪文貴德之甚及
是因文貴以假道其王莫敬耀聞秉鉉賢迎送禮甚恭令文貴
衛之出境至安龍時徒御猶未至乃以義激民民爭出役迎由
根謂曰卿其飛度耶欲大用之秉鉉忿可望橫力求退屢召不
起督之益迫以丁父文兆艱免先是假道交趾時文兆以履險
不欲從留瀨湍至是卒乃赴南甯營葬於明江土府故得免於

吳貞毓等十八人之難丙申三月李定國迎由根入滇從之補
戶部郎定國以武定有可望舊將賀九儀驕橫不法白以秉鉉
爲守旣至閩城有營卒犯法立治之一時肅然滇田先爲可望
所奪名曰營莊以營弁徵租賦弁製扁斗高五六寸稍高之卽
盛粟兩倍民病之以無田爲慶秉鉉以狀上毀斗弛禁定國更
爲訪全滇得其尤甚者七人誅之滇民稱快明年定國發金二
千徵民夫五百輓連烏撒他郡應夫仍歸金於定國惟武定悉
散之民定國怒逮秉鉉及和祿兩州牧令凡五至人多危之旣
至定國召見聲色甚厲乃從容對曰方今臥薪嘗膽之時非信

義無以激發人心將軍重金而輕棄信義以失人心欲圖大事非計也且守誠不才負厥職罪之當矣若散金非罪也罪獨在守非諸人之罪也定國善而釋之又明年定國發金千兩糴米是時師將潰或勸勿發以自利卒盡發之其後米果不及徵貧民利者甚衆會以秉鉉巡金沙江督造船筏以備建昌之行已而竟遁於緬秉鉉追不及中途隱去又二年人傳秉鉉在江干士民迎於和曲之西村居之貧甚食多不繼新守榆林張鳳翔因民之請以喇悞官地數畝居秉鉉於祿勸掌鳩河之念多村耕而食之因家焉閏二十七年而卒時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之

正月也年七十有五葬於硯瓦冲之原署祿勸州元謀令馬之鵬表其墓曰國之將廢命也奈何志士爭之攘臂揮戈國依於民民怙於守以義折威散金培斗公於家族孝友恂恂及當危難不有其身孰懦而狠孰貪而強視此掌鳩爲公桐鄉去則民思死而論定我作刻文以徵史乘

師範曰明之天下亡于流寇而三藩者福唐無論卽永明王亦日以流爲事凡六七徙始至滇李定國奉之甚謹常集其衆于教場諭之曰我輩皆流寇也要洗此二字湏竭力同做好人草草施設頗有可觀奈以永明之庸懦而李國泰馬吉

祥復播弄于中雖百定國亦無能爲其知賀九儀之橫請以謝公監之清田毀斛誅貪弁七人後卒殺九儀于緬而并其軍派夫散金之舉聞謝公所言意頓釋然使遇孫可望必遭毒手矣竊思十餘年中滇中之監司守牧蓋多可紀者俱湮沒無傳而馬刺史獨銘謝公聊以慰武定人之心耳同時有副都御史華亭錢邦芭以僧終總兵官南昌鄧凱亦以僧終至咒水之難賢奸忠佞胥爲一邱之貉哀哉庚午夏至後三日補書于吉水鎮寓館之荔屏書巢時雨新晴庭草交翠江水聞增二丈

方亨咸武風子傳

武風子者滇南之武定州人也名恬先世以軍功官于衛恬以胄子少學書已棄弗學性好閒不謀榮利嗜酒日惟謀醉簞瓢屢空晏如也凡游藝雜技過目卽知之滇多產細竹堅實可爲箸武生以火繪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門樓閣精奪鬼工人奇之每得其雙籌爭購錢數百于是武生之交戚貧者因以爲利生顧未嘗售也頗自矜重一箸成輒把翫不釋保護如頭目或醉後痛哭悉焚之醒復悔悔而復作然靳不輕與人好事者每矚其謀醉時置酒招之造必盡權酒酣以火與箸雜陳

于前而不言生攘臂起頃刻完數十籌揮手不顧也或于酒中以箸相屬則怒拂衣出終身不與之見或遇貧士及釋道者流告以困窮輒忻然爲之雖累百不倦于是滇之士大夫相餽遺皆以武生箸爲重王公大人遊于滇者不得武生箸卽不光生固落落儒生耳未嘗以風子名丁亥之歲流賊從蜀敗奔假號于滇滇士民懼于威波靡以從生獨匿深箐中不出賊于民間見其箸異之遍召不得因懸賞索之或告曰曷出以圖富貴生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偵者聞于賊繫之來至則白眼仰天暗無一語賊命作箸列金帛于前設醇醪于右以

誘之不應陳刀鋸以恐之亦不應賊怒揮斬之縛至市曹而神色自如終無一語時賊帥有侍側者曰腐鼠何足膏斧鉞曷縱之徐徐當自逞其技也釋之而生自此病矣披髮佯狂垢形穢語日歌哭行市中夜逐犬豕與處人遂皆呼武風子武風子云及王師定滇風子病少差亦稍稍爲人作箸以謀醉人重之逾常時安定守某者受貴人屬召爲之不應守怒撻之于庭血流體潰終不應自此風子之踪跡無定矣或琳宮梵舍或市肆田家往必數日留留心作數十箸以謀醉然出入無時于是其箸可得而不可得矣余嘗見其箸作凌煙閣功臣圖者箸粗僅及

繩而旌旗鎧仗侍從衛列無不畢具至褒公鄂公英姿毛髮道子傳神莫或過之其畫細如絲深紺色入竹分餘如鏤武定太守顧輿山爲余言其作箸時削炭如筆數十置烈火中酒滿壺于旁伺炭末紅若錐左執箸右執炭肅肅有聲如蠶食葉快若風雨且飲且作壺乾卽止益之復作飲不用杯杓以口就壺不擇酒期醉醉則伏火而臥或哭或歌或說論語經書多奇解及醒而問之則他囁語以對或正作時酒未盡忽不知其所往逾數十日或數月忽來復卒成之其狀貌如中人年近六十餘拜揖跪起無異惟與之語則風子矣輿山曾作武異人歌贈之故

時往還也但所繪故事多稗官雜劇有規以不雅馴者笑而不答亦終不易或曰非病風者也狂人也或曰其有道者歟不然何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耶余于是作武風子傳

師範曰滇人無知武風子者所爲箸亦絕不可見蓋當鼎革之際率多畸人介士撐拄其間或寄于詩或寄于畫或寄于他技術風子殆其倫歟予曾于滇市得毛竹筆筒一高五寸徑尺許堅緻肉好上繪劉阮遇仙圖雲氣石色泉影花光無不點次入妙每一摩玩輒有舉頭天外之想其爲風子手製無疑然則如風子者卽以技論不已與陳老蓮鄭湛若攀芳

競爽乎。○風子技奇人更奇，或亦云安甯人。同時浪穹何蔚文，以詩隱其間。長星云長星，長星爾何以掃參井射鬼柳。吾不記何年戰何年，守厭聽金戈鐵馬聲。已久食熊不肥嚼龍，不壽織女停梭牽牛荒畝。今用削月斧，截去星尾首。爾星敢不晝匿夜伏，免得人家流離四郊哭。不爾又見旌旗紅，吾不能如任公子騎白驢上雲中。蓋亂極思治也。楚雄劉聯聲哭，劉景亮云鐵石肝腸老益堅，清標那肯受人憐。縱教瓶底無餘粟，不使囊中有愧錢。兩厯邊城心似水，三居要地力回天。遭逢若遣初升日，孝肅英風合共傳。二公之詩其亦風子之箸耶。

明朱國禎萬里尋親記略

趙廷瑞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少讀書能文章，補弟子員數省。試不第，棄去，故習青囊所歷名山水，必指畫風氣融結聚散向背之略，或驗或不驗。將遊中州，且訪異人，於是囊一瓢，浮家而出，由貴陽入蜀，久之，泝江下荆州，謁武當北轉許鄧渡河洛，漳洛以次于燕，又久之，無所遇，所過帝王陵寢及古今將相名賢學士家墓兆，必規度驗或六七復東遊泰山，過關里南窺鳳陽，達于金陵，過浙訪天台石梁及錢塘西湖之間，從侯二谷陳敬亭兩方伯遊，兩方伯挾其書至湖，訪茅鹿門憲，副時為萬厯乙

亥也年已六十其在江湖間亦十有三禩矣問其家世曰離家
時兒重華僅七齡母與姊妹及蒼頭輩殆六七口存亾不可知
鹿門贈以詩曰近獲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傍昆明丁年數卷
青囊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外夢王孫芳草客中程
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馬上迎別去五載猶棲遲東海并
匿錫山道中所遺妻已沒重華壯且冠年二十一日夜欷歔而
號不自已葬其母嫁姊與妹請路郵于郡太守而出衆危言沮
之華哭而題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凄然從今卽
與家人訣不覩親顏誓不還華復自忖曰吾少不諳父貌卽道

逢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之蹤無所
定也別爲繕寫里系及父年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輒
遍榜之宮觀街市間已而又日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
山當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於是踰漢沔而西禱之武當蓋
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紫霄宮道士間攜之過太子
巖巖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
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華讀之哭且慟道士謂曰若父曩年駐
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相逢之兆矣於是華亦尾而書
之曰萬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

華蹤父至此由南陽穎壽東涉淮泗泝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
今日渡江矣聞三茅峯冠江以南吾且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
玄帝鈞簾坐華哭而前訴云云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者
三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被盜攫其貲去所遺者獨前請郡
太守路郵耳窘甚且行且乞次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
前雙眉覆面前謂曰孺子何從來華曰吾雲南人吾父出訪中
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吾是以萬里裹糧蹤父至此而猶
未獲也不幸爲盜所窘且奈何僧曰汝胸所囊者何曰路郵輒
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第往又顧

囑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偕道人過南禪寺遇一老翁
華心疑屬父而猶未敢請伏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翁亦絕
不識華貌且以爲故鄉人也於是攜之同道士南嚮坐華泣然
曰吾父離家遊中州故萬里蹤訪以至於此翁得無卽吾父已
乎笑而應曰吾離家已十七載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亾不可知
焉能到此華於是前攜而哭并出所囊路郵示翁讀之始驚曰
吾卽爾父也且前問母及姊妹以下華隨一一口畫始末父子
廼相攜哭而拜聞者無不泣下轉相告過寺刺本末共爲嘖嘖
太息不能已云

王守陽家奇貧而善事父母恐分親養四十不娶父歿哀毀骨立終喪母曰無後爲大強婚焉已生子婦偶違姑守陽曰任汝所適婦亦苦其貧遂去之守陽能相地日得少許卽買甘旨貽母一夕常四五起撫衾之溫寒揣枕之高卑每轉側必捧之以助其力有所嗜多方爲辦母無日不歡八十五而終又張姓失其名性至孝傭工養母母歿哀慕如狂晝夜號于路逢人輒問汝見我母乎或給以汝母在某處卽奔往不遠數百里夜不求宿人又給之亦隨所指往尋死而後已在洪武初皆太和縣人

明史外

張化樞雲南永平縣舉人崇禎十五年任湖廣漢陽府節推賊自破巢之後連破無爲公以事謁淮撫史公可法史公知其才念無爲殘創之餘守者非其人使領州事至則招流亡撫瘡痍發奸摘伏邑賴以安十一月羣賊乘不意夜襲城擁公去公渡橋卽投水賊挽之不得死擁至桐城使誘城張公大呼曰我無爲州正堂也賊脅我城切勿啟賊怒立刃之十七年安廬道杜某自無爲徙駐桐有言西門岡上野塚豎一白木牌書無爲州正堂五字此必張公無疑矣當大呼守者時倉卒不暇言姓名

耳

師範曰凡志之志忠孝節烈皆寥寥數語遂成印板文字惟太史公傳荆軻刺秦王及鴻門宴千載下猶有生氣張公之死皖也滇志祇云城陷不屈罵賊而死茲讀無為州汪君有典所輯明史外始悉顛末其拘以賺城與傅忠壯事若出一轍乃于倉卒間稱官不暇稱名掩卷思之如聞其聲然則古今來忠孝節烈之行其不埋沒于庸庸之筆者幾何哉丁卯立秋後五日

元史

信苴日

滇志云信苴官名姓段氏本名實後譌為日

世為大理國主歲癸丑大元帥

兀良哈台平大理獲其主段興智與其族弟段福獻於朝詔赦之使歸國丙辰入覲獻西南彝地圖請悉平諸部并條奏治民立賦法憲宗大喜賜與智名摩訶羅嗟福名信苴福命仍主烏白蠻爨棘等部以福領其軍興智遂委國任其弟實而自與福率軍二萬為前鋒導兀良哈台討平諸郡之未附者攻降交趾收特磨溪洞三十六中統元年入朝在道卒世祖憫之乃以實為總管守大理賜璽書曰向率我師往臨爾境重拒國人之請因從城下之盟蟻附而來忠勤益著庸是至優之典彰以同視

之仁可更賜虎符仍領大理鄯闡威楚統失會川建昌騰越等
 城自各萬戶以下並聽信苴實節制至元初烏蠻長舍里威一作
 利結威楚統失及東方三十七部諸蠻各殺守將以叛鄯闡屯
 守官不能禦遣使告急實率眾進討大敗於洱水之濱復遣博
 羅攻賊於統失城又破之遂定統失是秋舍里威又以眾十萬
 謀攻大理詔都元帥也先與實合計師至安甯擊走之遂復鄯
 闡降威楚定新興進攻石城肥膩皆克之蠻部平已復下柘城
 破蠻長什多羅十餘萬眾于尋甸未幾舍里威復叛實令石買
 等詭為商旅執贄往見挺矛刺殺之獲其黨數人梟於市於是

立郡縣置守令行賦役施政化與中州等緬國以象騎數萬寇
 蒲甘掠金齒南甸欲襲大理實與蒙古萬戶忽都領騎兵禦之
 緬眾敗走與其子阿慶入覲帝嘉實忠勤進大理威楚金齒等
 處宣慰使都元帥留阿慶宿衛東宮尋尙公主時西南彝初平
 獨緬數梗詔實同大兵渡江行至金齒以疾卒其子孫為方伯
 連帥者十餘人經世大典云至元十四年緬人因金齒總管阿
禾內附攻其地時萬戶忽都總管信苴日方奉
命伐永昌蒲驃阿昌之未附者師至南甸阿禾來告急忽都等
倍道行與緬軍遇其眾數萬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披甲皆負
戰樓旁挾大竹為筒置短槍數十于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
見賊眾我軍僅七百人乃分為三隊信苴日止領二百三十三
騎傍河而陣戰良久賊退信苴日追之抵寨門忽南面賊萬餘
繞出我軍後忽都復列為三陣追及江岸又敗之連破十七砦

賊象馬自相蹂死
忽都中傷始收兵

兩夷婦傳

礫飄者孟養思氏之女嫁宣慰罕奉姪思義也思義同母思氏歸管孟養劉挺兵至思氏率眾歸順擊殺莽酋兵復其故土密堵速送二城已而莽應裏徵兵於二城不應引兵攻之思義戰敗自縊死礫飄聞之亦縊死其母思氏堅守待救金騰道李材遣兵救之夫礫飄舍死從夫固為彝婦中僅見者即其母思氏一老女子既知歸順天朝又能復其故土及勢處危困乃能固守待援始終不變其亦人傑矣顧可以蠻婦少之哉

罕送者蠻莫土司思哲之妻思順之母也萬曆時順隨其父推緬罕送與次子思華孫思尙守蠻莫後順棄緬而歸緬犯遮放順復投緬緬既退順使人迎之罕送殺其使函首與思華思尙來奔時嘉其忠義棲之干崖歲給廩米銀帛以贍之夫罕送子然彝婦遭其夫與子反覆不義乃能撫孤抗節獨立不懼繼復斬使拒子慨然來歸可謂知順逆大義者矣雖古誠敬夫人何以過焉

陳戶部璠傳

陳璠字虹也亦字瑕無四川內江人崇正中由孝廉仕至戶部

員外性恬退華髮抽簪引身泉石遊順甯太守米公重之請掌
育賢館談經以授學者一時郡庠文藝之士多出其門室人吳
氏從其父食祿閩南二子長于宣次于藩皆登鄉薦于宣筮仕
東吳比遣使來迎雖留順五載而父子東西相隔絕者已二十
餘載所著有才子驚夢集五卷育賢館小誌四卷按陳瑕無之
跡見於育賢小志一書自稱麗農山人蓋取道書王子登過西
海沈羽之津登麗農山詣紫晨夫人受大真隱書之意以順治
己亥開館康熙癸卯去留郡纔五年米守璵序其書謂陳子居
已在展墨間而曠覽於風軒之舍當總角時若考奎瞻先生之

門人譚子友夏見而心折字以瑕無淵源家學輒近罕儔立十
訓迪諸童問業者七十餘人陳子強識敦倫明於薰育向之桀
傲悉化慈孝其推重如此又山人所著天目師傳稱先大夫奎
瞻公於師爲前茅殉難綦江不孝見背十有六載云云則知山
人少爲寒河所歎賞其父之殉難在酉戌間與米三岳父忠毅
公壽圖同時山人旣以勝國部郎抗高節而三岳則就山人誨
謀順時行義其啟育賢館館山人爲師山人亦盡心教育以報
所知是雖各行其志未嘗不相與有成也三岳之請啟館也曰
知順甯府米璵山人之辭也曰布衣陳璠其辭郡士公請也曰

海亭
散人陳璠三請三讓而後就則自任以師長之責盡心竭力爲之不似後來之輕於去就視館地如傳舍前輩高風何可及耶時與山人同作客遊順甯者則有黃平李少伯占春武岡劉綏邦克安南昌姜埈彝之璉富順陳梅安起相洪雅祝心古之至歛汪符倩錫朋嶧峨鄭桂仙樵長沙陳邕治鳴鳳和州黃十五河圖三岳兩兄瑛琦皆能吟之士賓主友朋風雅彬彬可謂佳會之不易邁者茲從前志及館志之著名者錄出之李占春字少白一字少伯其留別三岳太守歸里云浪游如倦鳥倦極望巢歸夜氣慙孤劍春風戀野薇到來星偶聚別去稟難違倘不

忘雞黍君當訪翠微蓋李家黃平往來大路故有雞黍之約也其別陳邕治云解組才誠拙求衣志亦癡則是去官爲僧也別劉端木云我有平泉唐棘滿君登天祿漢書留則故爲舊家今荒蕪也別陳虹也云幾番阮燬千秋恨逆旅琴書萬古心又與汪咸伯約在黔同卜靜室云幻鹿憑入夢新花笑共拈則是歸去竟披剃入山矣其寓此但半年耳陳起相時已披薙稱無盡和尚從蜀來順三岳館之於荒庵旋入雞足山和州黃河圖與虹也詩云到處詩文見故人天涯博得一身輕高懷知有同心好吾道於今憶鳳麟含蓄甚大米瑛拜屈賈二先生祠詩云才

子忠魂饗一庭元祠肅肅觀精靈漢文有道空談鬼楚國無風
遂擬經雲磬似聞長太息酒盃莫慰獨爲醒淒涼江上漁歌發
懷古情深未忍聽米瑛爲一岳居士壽圖長子此詩蓋赴滇道
經長沙作也山人稱其所刻近草如燕都篇廣陵夜尤精警可
傷則真作者也米琦夜飲步韻云宇宙大如斗一身安所歸無
魚空憶釣有客獨供薇瘴草迷山屐寒霜襯竹扉相逢聊共醉
那復羨彤闈正居熱署猶供西山則不忘忠毅之殉難也又山
居限韻二首云逍遙杖望不知春蟬噪驚聞秋色新對鏡休言
鬢白髮逃禪業已愧先人升沈久付當年事寵辱難牽此際身

但慮浮生勞歲月誰論修道苦清貧遯跡長林幾度春豆花又
傍海棠新休嗟隻影難同俗獨愛青山不讓人嘯傲烟霞千日
酒卷舒天地百年身機忘是處多真趣鼻犢何嫌北阮貧米琦
稱二岳居士與一岳詩才皆勝於米璉山人以爲二岳與予交
十五年經綸滿腹稱爲畏友云云而顧萬里棲遲者大抵忠毅
報國覆巢之後無以自完不得已兄弟同逐一官以謀口食究
非其本心所以不數年卽同歸去也後從弟漢雯紫來亦由鴻
博入詞館于辛酉年典試到滇云

綿州李觀察調元纂函海多張其鄉先輩竟不識虹也爲何縣

人然內江之去綿實不及三百里望江檀默齋萃住雲南二
十餘年亦不知貞介爲文學博私諡遠窮天地之外近失耳
目之前予之輯是得毋有與二公同其弊者乎

